

六月梅雨季,又闷又热,天天像在洗桑拿。——什么时候第一次洗桑拿,记不清了,不过如果问我放松下来最喜欢干什么事情,或者干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放松,那无疑是洗澡。

对于洗澡我有一种执念,大概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好好洗过澡。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寄居在奶奶家,堂哥堂弟偶尔也来住。那时候石库门房子啥都没有,没有马桶间没有淋浴设施,那怎么洗澡呢?奶奶家有个天井,她会洗澡盆放在天井下,正对着屋外的阳光,澡盆直径1.2米的样子,先盛好冷水,再兑点热水瓶的热水,就这样一潭“死水”开始洗澡。冬天还会外面罩个罩子,确保温度。我傻乎乎地洗了好久以后才意识到,每次都是堂哥和堂弟洗过以后才轮到,我才微微有点浑浊,带着他人的皮肤角质。奶奶重男轻女,嫌弃女孩子脏所以必须排在最后洗,这种论调如果放到现在应该难以想象吧。

蹭澡

林黛玉为了自己挑剔人挑剩下的花而难过,张爱玲为了自己穿继母的旧旗袍而难过,排在洗澡末位顺序的我,为洗别人洗过的洗澡水而难过。等我读小学后回到了父母家,依然是石库门房子,依然只能用“死水”洗澡。因为不能经常洗把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我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身上涂满黄色的膏药,隔着冬天的棉毛衫和毛衣,隐隐还能闻到那股膏药的气味,我怕同学闻到,很是自卑。因为不能经常洗澡,初中时我的头发上还长过“老白虱”,和同学一起写作业的时候,头抵着头,惊觉虱子在彼此的脑袋间跳来跳去。那个时候电视上开始有clean clear的洗面奶广告,可是我家没有淋浴,我压根没有用“活水”冲脸的机会,只能看着电视里的模特羡慕。

到了90年代初期,身边的人陆续拆迁,或者拿到了单位分配的房子,搬入新公房的亲朋好友越来越多。我的堂哥堂弟就是,他们欢欢喜喜地住进了有独立煤卫设备的新家。少女时期的我无比渴望站在水龙头下,畅快地用沐浴露洗发水洗面奶洗把澡。我妈体恤我的心情,开始带我去亲戚家“蹭澡”。

每逢周末,妈妈带着我,挨家挨户走亲访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只要这家人家有淋浴,就逃不过我们的拜访。我妈负责和亲戚聊天,我呢,一进门就钻进浴室开始洗澡。那时我也有了洗面奶,每个礼拜有了一次在脸上打出绵密泡沫再冲洗干净的机会。有一回我在奶奶家洗澡洗了足足一个小时,奶奶在外抱怨,怎么可以洗那么久?她是很节俭的人。碰巧,那天我叔叔也来看望奶奶,想小解却发现厕所被占了,于是只能出门去找公厕,很是尴尬。我还经常去表弟家洗澡,他家住在浦东,我家住在浦西,为了洗澡,我坐公交车横跨黄浦江。我家有高级的阿迪达斯运动沐浴露,我偷偷用了几回,洗好澡出来立刻被表弟发现了,他说你身上这个香味只有阿迪达斯才有。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去“蹭澡”多有不便。那时差不多到了2000年。是的,直到千禧年了,我家还是住在石库门房子,拆迁遥遥无期。每次我想洗澡了,我妈就给我5元浴资,让我去公共浴室或离家不远的电车三厂洗澡。直到读大学以后,蹭澡问题方迎刃而解。财大宿舍有好几间浴室,每到周五回家的那天,我还要去洗把澡——当时学校洗把澡只要1块5毛,比公共浴室便宜得多。我的室友很不懂,问我为啥不回家洗澡?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爸还住在没有淋浴的老房子哎。

毕业工作了,淮海路上开了一家美格菲健身房,我豪气地掏出近2个月的工资办了一张年卡。我看重的其实不是健身,而是健身房的淋浴设施。每天下班后,踩一踩跑步机,然后蒸个桑拿洗把热水澡,快乐似神仙啊。酷爱洗澡的我,有时上班前跑一趟健身房洗澡,下班后再去洗一洗。后来的后来,我家终于搬入了新公房,那之后我不再为了洗澡犯愁了,告别了“蹭澡”时代。

而今,我依然深爱洗澡这件事,因为曾经不曾拥有,因为现在深深拥有。

七夕会

一起等叫号时,我瞥见过她。瘦小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口罩上方的眼睛周围皱纹密布,有椅子不坐,背靠椅子站着,过会儿许是累了,才坐下,两个姿势不停轮换。我猜她应该有腿脚病。我等了很久没叫到号,问过医生才知道,要先去登记处拿号。我问的时候,她着意凑近来听,然后也随着我跑过去排队,跟我搭话,她也没想过,做超声前要先登记。我忍不住抱怨,我一早8点就赶到医院了,也没人告诉我要先拿号,害我白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说着说着有些激动,她没有应和,只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

《给少男少女》这个书名,表面上看起来很“粉”,实际是一部跟少男少女们谈生活和修养的书;更细腻地看,是一部有关读书与生活、爱的艺术、大自然的乐的书,类似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当年,我买下此书(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初版,“水星丛书”之一)时,荷尔蒙和多巴胺正处历史峰值位置,但吸引我的倒不是“少男少女”四个字,而是作者“李雾野”三个字。

入手时,李雾野写过点什么,全然无知。跟几百分之百的读者一样,我在鲁迅的著作尤其其《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里知道有“李雾野”这么个人;而且,“李雾野”出现次数相当多,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与鲁迅非同寻常的关系。

李雾野(1904.4—1997.5.4),安徽霍邱(今安徽六安市叶集区)人,曾就学于燕京大学中文系,担任过台湾大学外语系主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等职。

从1924年冬初见鲁迅,至1936年4月最后一次看望鲁迅,李雾野始终自许为鲁门弟子,服膺鲁迅的人格和学问,之后又以宣传鲁迅为职志。举个例子,李雾野认可鲁迅倡导的“直译”并付诸实践。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买到茅盾《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8初版),记得茅公对《简·爱》的两个早期译本——伍光建的(1935.9)和李雾野的(1936.9)——作了比较,充分肯定后者比前者在忠于原著上要高明些。

除《简·爱》外,李雾野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吉辛《四季随笔》、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等世界文学名著,俨然以翻译家身份跻身文坛。其实,李雾野还有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诗歌集、回忆录、海外游记集、文学理论研究集、古典文学评论集等行世。但就影响力而言,译品《简·爱》和随笔《给少男少女》为最。

《给少男少女》所收文章,是1944年李雾野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为学生们所做六次演讲的记录。李雾野在序里

“给少男少女”

西坡

说:“我讲前只将要讲的意思写个很简单的纲目,讲过原想随风消失,并不想将原稿写出来……不过听讲的同学很热心,认真,不仅不苛责我言之无物,却还督促我写下讲稿,我也不怕显露自己的穷酸相了。”那六篇讲稿,后来由李雾野的老友、名作家章靳以集成一册,交付巴金主持社务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亲切坦白的教育”。

薄薄一册,连序带附录共116页,但含金量很足。且看它所收六篇文章的题目:“读书与生活”;“桃花源与牛角湾”;“至上的艺术——爱”;“试谈人生”;“严父慈母”的新估价;“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外加一篇附录“校门外”,基本覆盖了少男少女生活的主要方面。

我之所以认为该书“含金量很足”,缘于它不仅直接切入学生们可能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金句迭出,令人目不暇给。比如,“我们和一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所得到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读书与生活》);“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试谈人生》);“不浇水,花是要枯死的。没有体贴入微的培植,爱也要枯死。要‘动员’我们天性中最好的一切,才可以有使这种艺术达到完美地步的希望”(《至上的艺术——爱》);“空想的人是可爱的,严肃的人是可敬的。过分空想的人因绝望而疯狂,过分



清晨,家乡的渡口 方忠麟摄

候诊区老病号

黎锦

通的地方。好几次在陪老人看病时,她晕倒在诊室里,医生都傻了,不知道到底是谁来看病。但是,“没有办法,老公也要上班”,只能她一个人撑着。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时,她总是将家门半敞,以防万一倒下能被邻居看到,能过来帮忙。她曾想尽办法增加体力,无奈蛋白质稍多就吸收不了,也不能吃补品。起初来做理疗也只是试一试,一周做五天,没想到,一周一周地坚持了下去,竟然快20年了。心跳由原来的

严肃的人因怀疑而悲观,因悲观而毁灭,是人生的大悲剧,人类的大损失”(《附录·校门以外》)……深得迅翁思想精髓。

《给少男少女》既具推心置腹、和风细雨的亲切,又兼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机智,使我读来舒服和过瘾。我甚至以为,从体贴实用和接受美学的角度评论,《给少男少女》要超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大概在2015年,有家出版社再版了《给少男少女》。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惜,它删去了原版“附录”里极为重要的一篇《校门外》,新设“附录”塞进了7篇文章,其中多数与“少男少女”的实际生活不是很贴,如《忆鲁迅先生》。喧宾夺主就不谈了,重要的是,那些篇什脱离了70年前的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写作情志,从而冲淡原版一以贯之的“亲切”和“机智”,变得不纯粹了,令我不爽。

故而至今,我仍然时不时地要翻阅一下自己收藏的旧平装《给少男少女》,即使每次那些发黄发脆的纸张总要多多少少被损坏。

一月的湘楚大地被雨雾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承想,出发前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竟是旅程中的最后一缕阳光!

屈原故地,潇湘洇洇。橘子洲头,虽白昼,却杳冥如晦。雾黏在江上,黏在心头,像湿透的衣服似的。往前看,湘波舐着岸边,杜甫江阁淹没在一片沉郁中。回头看,屹立在橘子洲头的那位先生,在风雨中注视着民族的百年飘摇,他的脸颊被雨打湿了。江畔骋望,孤舟伶俜,江流宛转,烟水茫茫。来到那岳麓书院,雨后寒山,雾色空蒙,败叶凌乱空阶。百花已凋,唯书香悠然。振衣直上赫曦台,只见那白墙黛瓦的书院,正如一本白纸上黑字的史书。岳麓山上的红色树木,也淡在夜色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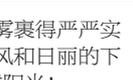
人们常把“节假日”这三件不同的事放在一起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非常经济的表达,也已成为公众认可的熟语、固定词组。一切创造都源自劳动,“节假日”就是职业劳动者集体创造出来的词汇。劳动有体力、脑力和时间的付出,也必然享有休息的权利。这三个词之所以被合并在一起,就是因为人们首先识别与解读了它的第一层概念,也就是第一个功能倾向——休息。但“节假日”的“日”,在这里应解释为“日子”或“时候”,即“过节、放假的日子或时候”。比如,节假日中的春节、中秋节等等,这时的“节假日”,专指放假的日子、放假的时候。

“节假日”的另一层解读,是针对特定日期的表达。比如春节这个节日、节点,暑假这个假期、时段,“世界博物馆日”这个纪念日的“当天”,就不再包含放假和休息的表达,而只说明节点。

人们有时会碰到这样的疑惑:什么样的节假日可以祝福和问候,什么样的节点却有所区别,甚至不可以拿来问候与祝福使用?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界定和划分的:凡唯一含义的传统节庆区间,都可以相互问候、祝福,比如除夕至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重大传统节庆。凡既是“节”又包含纪念意义,并具有严肃郑重起源人物、事件背景的非节庆“节日”,就要慎重使用甚至避免问候与祝福,比如清明节。

“假”,虽然都可能捆绑了节日,却不一定都能表述“假期快乐”。单纯喜庆意义的节日和假期可以祝福,关联特定人物、事件的“节假日”,就不可同日而语。

“纪念日”,也有着庆祝、庆祝兼纪念和单纯纪念之别。既可以庆祝,又可以纪念的节日,当然可以问候与祝福,比如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和国庆节,以及护士节、教师节、老年节、记者节等等。纯粹的纪念日,各有不同的主题和背景,能否祝福与问候,则是需要甄别的。



边看边聊

湘波楚梦

殷牧野

沱江微雨,凤凰曲婉。凤凰古城的吊脚楼鳞次栉比,窃冥雾气覆压在山谷上。你若是个痴情种,便可学侬送那殷,去山谷里放歌,一经这烟水晕染,袅娜在心上人耳边时,定会空灵而邈远。但切不可唱得太凄清,一旦歌声给这烟水染了,人们便以为水中有神灵在召唤,不惮于跳入江水中。民宿位于半山腰,开窗望去,澹澹云雾,缭绕远山,城前有古树,枝疏叶黄,顾影自怜。众芳萧条,愁苔罗生,一只竹筏缓缓撑入眼帘,泛起冷波阵阵。还是走罢,别了这凄迷古道,寒水空流罢!玉笛横吹,荆楚天阔。高铁缓缓驶入武汉站,想起十六岁时,情家人参观了武汉大学,去了古德寺。那时候,有丰盈的生命,执着的追求。当时年少,张开双臂,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恁是不识愁滋味!不禁想到词人刘过,年少时在武昌安远楼上与豪英聚会。二十年后,再登此楼,回想那段岁月,恍恍中,化作了一句无奈的感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此去经年,深冬依旧,再访武汉,当时少年应笑我,满城疏雨人独立。几番雨润烟浓,黄鹤楼依旧默然伫立。纵登楼狂歌,由江痛饮,终是难琢,少年心,赤无瑕。下楼后,偶遇孤亭,红叶飘落,曲水流觞。于是喜从中来,在此稍驻。旧时修禊,举觞吟咏间,便是飞花琼筵,和畅惠风。林木蓊郁,色泽斑驳,氤氲袭裾,这场景似只在梦里见过。我不喜做美梦,美梦一醒,那桥、那人、那亭都雾似的飘散,徒留我怅然若失。梦里云归无处寻,且将闲愁分付与山水,聊以逍遥罢!于是顿生诗兴,偶成一首《浣溪沙》:一树寒风满砌金,灵风飒入疏林,梅香盈袖自闲吟。

野寺暮钟惊倦鸟,山亭枫叶落瑶琴,天涯何处觅知音?告别了山亭,驱车直奔奔江。终于见到了武汉大江大河的雄壮,风雨依旧如晦,摩天大楼光彩夺目。我朝狂风与怒涛长啸——天地冥冥终将结束呵,东君出兮东方呵!

健康